画堂深处(套装上下册附书签)



画堂深处(套装上下册附书签)_下载链接1_

著者:阿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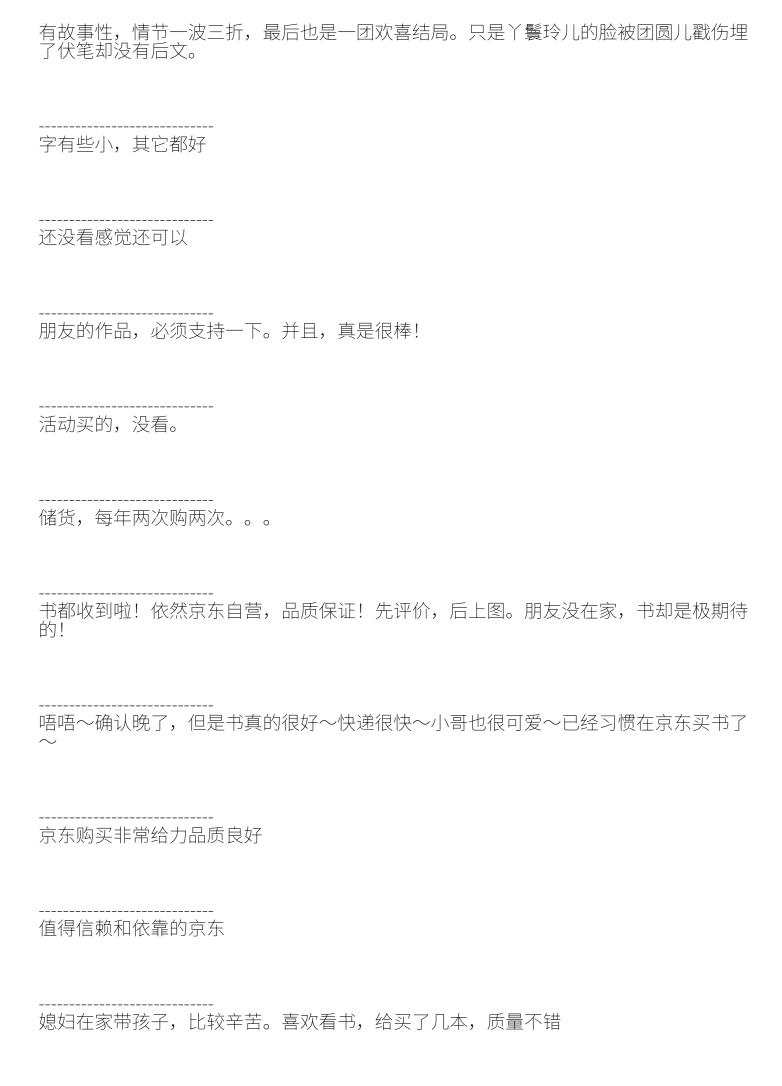
画堂深处(套装上下册附书签)_下载链接1_

标签

评论

经常在京东买,很方便,包装的也严密。

书写得很好,文字精致,满满的古韵跃然纸上。单从欣赏角度没什么可挑剔,这份用心也是值得推荐的。 如果纯消遣,这本书就不算最佳选择,因为书中就没有什么令人喜欢的人物。	冲着作者
 画堂深处(套装上下册 附书签)	
 非常适用,京东送货快,是正品。	





物流速度快,包装也好,商品也不差。
 打开看了,不错,赞一个。
送人的,结果他提前出国了
正版图书,不错的小说。
质量不错 还会继续光顾
满减不错的,价格可以的
 搞活动的,还行吧还行吧
 东西很不错,物流很快
 不错挺好不错挺好不错挺好不错挺好
 很喜欢的一套书

书有折邹皱,内容一般,裁剪一般。
 内容很一般,不值得买。
内容不错
很好!
 爱玛 直接少了26页!!! 搜了下 网上可以在线看 懒的换了

丁家有女,小名团圆儿城中首富苏员外闻其美人得府中,锦绣繁华篇正是天上神仙地,人间苏员外喜其容貌,宠甚为生贪念,欲取金氏证指数温柔窟,暗流潮流	L,生得如珠似王 《名,欲买作妾。 那然而至。 象床到 富贵场。 思言贵场。 下妻金氏素有 下室之位以代。 【第千万计,	京,待字闺中。 丁氏夫妇爱其 沙簟,山障掩, 可贤名,于她亦 富贵险中求。	家财,欣然 玉琴横。 - 颇多容让, - 画堂深处之	《以应。 以致团圆儿录 È风云。	三所畏惮,
—— 拘兄。 。 。 。 。 。 。	•				
 好					
 不怎么好看					
 ????????????					

却说丁家屋子窄小,这番说话团圆儿听得清楚明白,哪能不怕,如何不哭,捂着脸,过来忍羞含愧哭说: "爹爹,你真要把女儿许配那人,女儿只有一死。"大郎对女儿宠爱已惯,见她哭成这样,不免心痛,又想起方青临去的话,分明是说不答应这门亲事,便有祸事,不由又气又恨又怕又恼又急,心中只恨丁丰生事,气冲冲奔到外头,照着丁丰劈头盖脸打去。方才进门打他是做戏给方青瞧的,现在却是真打。拿手打疼了,便四处找棍子。丁丰哪敢还手,被打得抱着头四处窜,又叫救命。朱大娘见孙子挨打,要来拦,大郎怒道: "娘,你闪开,我今日定要打死这个畜生! 他不是我儿子,竟是来寻仇要命的,今儿不是他死就是我死。"说了又扔了棍子去抓门闩。却在此时,王氏也赶了回来。他夫妇二人原是同时得信,哪得不归心似箭。只是一来,却在此时,王氏也赶了回来。他夫妇二人原是同时得信,哪得不归心似箭。只是一来,

7

王氏她娘病重,不敢惊吓到她,怕出个好歹,只得推说店里有事,让大郎骑着骡子先回来;二来,王氏是缠足的,哪里走得动远路,骑着去的骡子叫大郎骑回来了,王氏只得

另雇骡子,是以晚来了这许多时候。才到门前,就见丈夫举了门闩要打儿子,眼见要出 人命,也慌了,急叫: "大郎,你敢打死他,我便把这条命同你拼了。" 大郎素来有些惧内,听妻子厉声大叫,不免手软,心下还气,将门闩杵在地上做个拐棍靠着,骂道: 惧内, 听妻子厉声大叫,

"你养的好儿子,要断送我们全家。" 王氏冷笑道:"什么是我养的儿子?儿子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难不成是我偷奸养汉生 下的杂种?你要说他是杂种,你就一棍子打死他,再打死我,也算你是条好汉。 叫大郎打得又气又愧,更听王氏这般说,直恨不得方才被大郎打死才好,跪在地上大哭 。朱大娘着实心疼,说: "你们说话也避着些人,难道真要逼死他你们才安乐。" 说了 ,赌气过来强拉了丁丰到外头去。大郎早被王氏骂得没了骨气,扔了门闩蹲在一边抹泪 。王氏见他这样,少不得过来劝几句,又问详细情形,大郎方一五一十说了。王氏听了 ,急得骂道:"我说你是个糊涂虫、没主意的,白做个男人。被人几句话就吓成这样, 倒有脸打几子。别说没打死人,就是真打死了人,该抵命的也只有打死人的那个,哪有 拉妹子去抵的道理!如今女孩子吓成那样你不知道劝,只知道逞威风。 "说了扔下大郎 不理,自己进去团圆儿房中。团圆儿果然早哭得声哽气噎,两只眼肿得核桃一般。王氏 心疼得不得了,从大郎起,连同朱大娘、丁丰,并那张山、方青,统统骂过一遍, 团圆儿又好言相劝,只说绝不把她许给方青等语。哄了平日,团圆儿方才慢慢正住哭声 又说哭得久了心口疼,王氏忙不迭取了天王保心丸来,又烫了半盏黄酒,给团圆儿送 药,哄她睡下了方才回到自己房中。

第一章 前生梦 人要什么时候死,只有自己最清楚。 徐善然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一根手指都动弹不了,意识一时模糊,一时清醒。眼前的景象-

会儿是小时候的闺阁,蜻蜓腿卷草纹香几上的白玉双耳三足香炉中冒着丹桂的清甜,穿 青枝缠花纹袄的妈妈站在床头斥骂小小的还一团孩子气的丫头; 一会儿又是自己寝室中 雍容华贵又暮气沉沉的摆设,苦涩的须弥香直冲天灵,玉琵、玉琶两个丫头的面容隐在模糊的帘栊之后,眼底唇角全是愁苦。时间如同水波一般带着她晃悠悠地漂荡着。 她躺着,安静地等着,不断轰鸣的耳朵里渐渐能听见声音了,像遮得严严实实的布帛忽 然抽了线,终于有空隙让声音能够挤进来。那是她乳母的声音,柔美的女声因为蓦地拔

高而显得有些尖厉,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地传进徐善然的耳朵里 我不过离了一瞬,你们竟这般不经心,显见是打量着四太太性子好不计较,却不想想

耽搁了姑娘岂是你们吃罪得起的!

"一屋子的人还有没有个喘气的?有没有不干吃饭会说话的?姑娘到底怎么了?" 蒙了层五色纱的窗格在阳光下转着细微的光芒,院中有人影晃过。

徐善然慢慢看清楚了屋内的陈设,像是收拢在记忆里的东西——跳了出来— 的山水画屏,斜插着冬梅的龙泉大瓶,挂着老叟访南山图并一张琴的雪似墙壁,依次摆 放着案头清玩的大书桌……

徐善然又费力地将自己的目光转到了屋内的人身上。一个梳圆髻的妈妈站在床边冲她笑 着说些什么,唇角虽然高高扬起,脸上却又有挥之不去的惊慌;四个丫头都待在角落, 低垂着脑袋不敢出声,整个身子都像僵住了一样没有动弹。

李妈妈,竹实,棠心,绿鹦,红鹉。

她们在她出阁之前陆陆续续都走了,有做错了事被撵的,也有年纪大了、老了被家人接 走婚嫁供养的。现在想想,她们没有跟她到林府,真是一件值得多多烧香的好事情。 她怎么会梦到小时候呢,是病糊涂了吧?徐善然这样想。然后又想:是菩萨的慈悲吗? 让她在下地府之前再看看生自己养自己的地方?

可是再熟悉的景致,没有了熟悉的人,也不过徒添伤怀,不如不见。

她轻轻地闭一下眼,再张开的时候,那鲜妍明媚的闺阁就如同薄纱一样被轻轻抽走,再 映入眼底的,依旧是再熟悉不过的双螭团寿字罗汉床和窗户外那株连叶片都被她数了个 遍的梧桐树。

鲜亮厚重的锦被像一层沉重的铠甲压在她身上,被下的肢体没有一处不泛着酸和疼, 端嗅着的须弥香忽然浓重起来,嗅着嗅着,思绪便仿佛被牵引着,将她出嫁后的人生回 味了个遍。惊慌的、苦涩的、冰冷的……也曾经有过一些婉约甜蜜的日子,但最终都和 着那些痛苦,加倍地变成滚烫的怒火和憎恨,搁在胸腔之内,片刻不熄,烧心烧肺地燥 执。

徐善然盯着窗外的梧桐树看,高高大大的树木几乎遮蔽了她眼前的天空,偶有的几隙阳 光,也如同被施舍般地落到地面。

她记得自己刚来的时候,极为看不惯这棵高大的乔木。习惯了北地开阔的她在刚刚嫁到 江南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习惯江南的天气,不习惯江南的饮食,不习惯江 南的服饰,也不习惯从姑娘到媳妇的转变。

京师一等国公府的嫡女,便是宫里头的那些娘娘也未必有的出身,嫁到谁的家里都不算高攀,何况虽为世家,但家中大人却只领了一个三品职衔的延平林?所有人都说她低嫁了,唯独她自己觉得还好。

纵然门第稍低一些,难得的是传承日久、规矩俨然,族中不仅有四十无子方可纳妾的古训,更兼夫婿十分能干,她嫁过去那一年,也正好是夫君金殿传胪的那一年。

本身有家世、有嫁妆,夫婿能干,夫家也规矩守礼,更没有妾室、庶子闹心,怎么看她都应该如同在国公府一般,继续着自己金尊玉贵的生活。

大抵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子吧?

她和林世宣的感情并不糟糕,最浓情蜜意的时候,她也在床笫间咬着对方的耳朵撒娇卖 痴地说,等自己成了这个家的老封君,便要将所有挡着光线的树木都给砍掉,当先的自 然是那棵种在主院、将小半个院子都密密遮盖的、据说已有三百来年的梧桐树。

不过一棵树而已。林世宣揉着她,唇角眼底永远是那种耐心又细致的微笑。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又是被翻红浪,一

画堂深处(套装上下册 附书签) 下载链接1

书评

画堂深处(套装上下册 附书签) 下载链接1